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子不語 第八卷

鬼聞雞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驥，館溧水林姓家，其所住地名橫山鄉，僻處也。天盛暑，以其西廳宏敞，乃與群弟子灑掃，為晚間乘涼之處。挈書籍行李，移牀就焉，秉燭而臥。至三鼓，門外啾啾有聲，戶樞拔矣，燭光漸小，陰風吹來，有矮鬼先入，臉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繞地而趨。隨後一紗帽紅袍人，白鬚飄飄，搖擺而進，徐行數步，坐椅上，觀司馬所作詩文，屢點頭，若領解者。俄頃起立，手攜矮鬼步至牀前；司馬亦起坐，與彼對視。忽雞叫一聲，兩鬼縮短一尺，燈光為之一亮。雞三四聲，鬼三四縮，愈縮愈短，漸漸紗帽兩翅擦地而沒。

次日，問之土人，云：「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葬所也。」主人掘地，朱棺宛然，乃為文祭之，起棺遷葬。

蜈蚣吐丹

余舅氏章升扶，過溫州雁蕩山，日方午，獨行澗中。忽東北有腥風撲鼻而至，一蟒蛇長數丈，騰空奔迅，其行如箭，若有所避者，後有五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。蛇躍入溪中，蜈蚣不能入水，乃舞蹕其群腳，颯颯作聲，以鬚鉗掉水。良久，口吐一紅丸如血色，落水中。少頃，水如沸湯，熱氣上衝。蛇在水中顛仆不已，未幾死矣，橫浮水面。蜈蚣乃飛上蛇頭，啄其腦，仍向水吸取紅丸，納口中，騰空去。

雷部三爺

杭州施姓者，家居忠清里，六月雷雨後，小便樹下。甫解褲，見有雞爪尖面者蹲焉，大怖而返。夜即暴病，狂呼：「觸犯雷神。」家人環跪求救。病者曰：「治酒飲我，殺羊食我，我貸其命。」如其言，三日而愈。適有天師法官過杭，施姓與有舊，以其事告之。法官笑曰：「此雷部奴中奴也，小名阿三，慣倚勢詐人酒食。如果雷神，其技量寧止此耶？」今長隨中有稱「三爺」、「四爺」者是矣。

鬼乖乖

金陵葛某，嗜酒而豪，逢人必狎侮之。清明，與友四五人游雨花台。台旁有敗棺，露見紅裙，同人戲曰：「汝逢人必狎，敢狎此棺中物乎？」葛笑曰：「何妨。」往棺前以手招曰：「乖乖吃酒。」如是者再。群客服其膽，大笑而散。

葛暮歸家，背有黑影尾之，聲啾啾曰：「乖乖來吃酒。」葛知為鬼，慮避之則氣先餒，乃向後招呼曰：「鬼乖乖，隨我來。」逕往酒店，上樓置一酒壺、兩杯，向黑影酬勸。旁人無所見，疑有癡疾，聽其所為。共飲良久，乃脫帽置几上，謂黑影曰：「我下樓小便，即來奉陪。」黑影者首肯之。葛急趨出歸家。

酒保見客去遺帽，遂竊取之。是夕，為鬼纏繞，口喃喃不絕，天明自縊。店主人笑曰：「認帽不認貌，乖乖不乖。」

鳳凰山崩

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，奉制府璋公之命，開鳳凰山八□里，通擺夷苗路。山徑險峭，自漢、唐來，人跡未到處也。每斲一樹，有白氣自其根出，如匹練昇天。蜈蚣大如車輪，見人輒瞪目怒視，當之者登時仆地。土人醉燒酒，以雄黃塞鼻，持巨斧砍殺之，烹食可療三日饑。忽一日，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，役夫數千人，皆出洞追而觀之，老成者不動心，操作如故。俄而山崩，不出洞者壓死矣。沈公為余述其事，且戲曰：「人之不可不好色也，有如是夫。」

董金甌

董金甌者，湖州勇士，能負重，走京師，□日可到。嘗為人腰千金入都，過山東開成廟，有盜尾後，將取其金。董知之，掛金樹上，下馬與搏。盜抵敵不勝，問：「足下拳法，何人所授？」曰：「僧耳。」盜曰：「破僧耳拳，須我妹來，汝敢在此相待否？」董笑曰：「避女子非夫也。」坐以待之。少頃，一美女來，年□八九，貌甚和，相見即格鬥，良久曰：「汝拳法非僧耳授也，當別有人。」董以實告，曰：「我初學於僧耳，後學於僧耳之師王征南。」女子曰：「若然，須至我家，彼此一飯再鬥方決，汝敢往乎？」董恃其勇，逕隨女子行。

到其家，則其兄已先在家，張燈掛紅，率妻歡迎，曰：「妹夫來矣。」以紅巾蒙其妹頭，強之交拜。董駭然問故，曰：「吾父某亦為人保標，路逢僧耳，與角鬥不勝而死。我與妹立志報仇，同習拳法，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。訪得僧耳之師為王征南，苦相尋無路。汝是其弟子，則可以引見征南，再學拳法報此仇矣。」董遂贅其家，別遭人齧腰間金赴京師。日後不知所終。

蔣廚

常州蔣用庵御史家廚李貴，取水廚下，忽中惡仆地。召巫視之，曰：「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，故被鬼卒擒去。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，便可釋放。」如其言，李果蘇。家人問之，曰：「我方汲水，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拿去，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，縛我衙門外樹上，聽候發落。我實不知原委，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：『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，可以放他回去，不必稟官。』將我解去索子，推入水中，我便驚醒。」御史公聞之笑曰：「看此光景，拿時城隍不知，放時城隍不知，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。誰謂陰間官清於陽間官乎！」

見曹操稱晚生

江南副榜王芾，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：宮闕巍峨，兵衛甚嚴。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：「漢丞相曹公奉屈。」王遂入，見一人皮弁上坐，鬚眉蒼白。芾心知為操，一時心悸，無以自名，乃長揖稱：「晚生王某奉謁。」操命旁坐，謂曰：「聞汝好學書，可知楷書先乎？草書先乎？」曰：「楷書先。」操搖首曰：「不然，先有草書，後有楷書。所以召汝者，正為將此義告知，以便轉語世人也。」語畢，仍遣赤幘人送出。甫及門，聞內有呼號聲，赤幘者曰：「相王又用五色棒捶人矣。」芾驚而醒。

武后謝嵇先生

無錫嵇侍讀受之，余授業弟子也。辛丑冬，過隨園，余止而觴之。席間論史事，余極言《通鑑》載楊妃洗兒事之誣。嵇云：「門生在史局時，派修唐鑒，立論頗合先生之意，將《舊唐書》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，同局以為不然。亡何，夜臥書舍，有小黃門來，稱：『則天皇后請嵇先生。』因隨之行。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，高數□丈，上書『天樞』二字。一宮女雲鬟霞佩出，引向殿西角，云：『先生少坐，待我奏聞。』語畢便去。殿上門檻甚高，跨殊費力。繡簾中坐冕旒者，相離遠，仰視不甚分明。異香從殿上吹來，彷彿蓮花氣息。旁有虎皮交椅，坐白鬚人，手執牙笏，口奏事，瑯瑯數千言，亦不可辨。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，已而大笑，其齒皓然呈露，潔白如玉，面為旒珠所遮，終未見也。少頃，前宮女出謂曰：『今天已暮，太后不及相見，請先生且回。所以奉屈者，謝先生駁刪《唐書》之功，先生當自知之。』語畢，袖中出一玉秤，曰：『此我在長安以此稱量天下才者，先生將往長安，敢以奉贈。』門生心知是上官婉兒，逡巡揖謝而醒。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。」

冒失鬼

相法：瞳神青者，能見妖；白者，能見鬼。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沈氏，素能見鬼，常言□年前見一蓬頭鬼，匿牌樓上石繡球中，手執紙錢為標，長丈餘，累累若貫珠。伺人過牌樓下，暗擲標打其頭。人輒作寒噤，毛孔森然，歸家即病，必向空中祈禱，或設野祭方愈。蓬頭鬼借此伎倆，往往醉飽。一日，有長大男子，氣昂昂然，背負錢鏹而過，蓬頭鬼擲以標。男子頭上忽發火燄，衝燒其標，線層層裂斷，蓬頭鬼自牌樓上顛仆，滾繡球而下，噴嚏不止，化為黑煙散去。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。自此，三元坊石牌樓無復作祟矣。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：「作鬼害人，亦須看風色。若蓬頭鬼者，其即世所稱之『冒失鬼』乎？」

史宮詹改命

溧陽宮詹史賈斯，未遇時，赴省鄉試，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，因以年庚求為推算。道士曰：「照丑時算，你終身只一諸生，壽可八十三歲。若照寅時算，便可官登三品，今科便中。汝丑時乎？寅時乎？」曰：「丑時也。」曰：「若然，則今科不中矣。」史愴然不樂。道士曰：「命可改也，但陰司壽算最重，君如肯減壽三三年，當為君改作寅時。」史公欣然願改。道士曰：「果情願者，明日早來。」

次夜，史五鼓熏沐到寺，道士已啟戶待，曰：「子誠信人，但日後官尊壽短，毋自悔也。」史唯唯，具香燭，對天自陳。道士披髮仗劍，口中喃喃誦咒，良久，另書一庚帖與之。史公持，歸置篋中。果於是年鄉會聯捷，官至宮詹。

五十二歲，希圖降級永年，而任內總無過失。商之吏部，笑而不信。至次年春，精神甚健。五月，偶染微疾。上命太醫往視，為藥所誤，竟不起矣。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。司馬，余親家也。

高相國種鬚

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作山東泗水縣令時，呂道士為之相面，曰：「君當貴極人臣，然鬚不生，官不遷。」相國自摩其頤，曰：「根且未有，何況於鬚？」呂曰：「我能種之。」是夕伺公睡熟，以筆蘸墨畫頤下如星點。三日而鬚出矣。然筆所畫，縷縷百莖，終身不能多也。是年遷邠州牧，擢遷至總督而入相。

說官話鬼

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，公館外偶有社會，家人婦抱小公子出看，溺尿路旁。公子忽哭不止，家人抱歸，不知何故。至夜，公子作北語云：「怎麼小孩子這般無禮，溺在我頭上！我與你不得開交！」吵鬧一夜。吳公怒，次晨作牒焚與本處城隍，云：「我南方人也，無故小兒撞著說官話鬼，猖獗可恨，托為拿究。」是夜平定。

至第三日晚，公子又病，仍作北語云：「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，竟這樣糟撻我們的老四！咱們兄弟今來替他報仇，要些燒酒喝喝。」夫人不得已，曰：「與你喝，不要鬧。」於是，一鬼喝畢，一鬼又要喝，兼討前門外楊家血貫腸做下酒物，啾啾之聲，又復達旦。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：「狗奴！強轉舌根，學說官話，再說便打。」然打者自打，說者自說。吳又牒城隍云：「說官話鬼又來了，求神懲治。」是夕，宅中聞鞭撻聲。鬼云：「你不要打，咱們去就是了。」公子病隨愈。

偷雷錐

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，高房大廈。一日，雷擊怪，過產婦房，受污不能上天，蹲於園中高樹之頂，雞爪尖嘴，手持一錐。人初見，不知為何物；久而不去，知是雷公。萬戲論家人曰：「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，賞銀兩。」眾奴嘿然，俱稱不敢；一瓦匠某應聲去。先取高梯置牆側，日西落，乘黑而上。雷公方睡，匠竟取其錐下。主人視之：非鐵非石，光可照人，重五兩，長七寸，鋒稜甚利，刺石如泥。苦無所用，乃喚鐵工至，命改一刀，以便佩帶。方下火，化一陣青煙，杳然去矣。俗云：「天火得人火而化。」信然。

土地受餓

杭州錢塘呂生張望齡，病瘧。熱重時，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，曰：「兄壽算已絕，幸幼年曾救一女，益壽一紀。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，特來奉探，為地方鬼棍所詐，誣以平素有虧味事。弟大加呵飭，方遣之去，特詣府奉賀。」張見故人為己事而來，衣裳藍縷，面有菜色，因謝以金。顧辭不受，曰：「我現為本處土地神，因官職小，地方清苦，我又素講操守，不肯擅受鬼詞，濫作威福，故終年無香火，雖作土地，往往受餓。然非分之財，雖故人見贈，我終不受。」張大笑。

次日，具牲牢祭之，又夢顧來謝曰：「人得一飽，可耐三日；鬼得一飽，可耐一年。我受君恩，可挨到陰司大計，望薦卓異矣。」張問：「如此清官，何以不即升城隍？」曰：「解應酬者，可望格外超升；做清官者，只好大計卓薦。」

批僵屍頰

桐城錢姓者，住儀鳳門外。一夕回家，時已二鼓，同事勸以明日早行。錢不肯，提燈上馬，乘醉而行。到掃家灣地方，荒塚叢密，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，披髮跣足，面如粉牆。馬驚不前，燈色漸綠。錢倚醉膽壯，手批其頰。其頭隨披隨轉，少頃又回，如牽絲於木偶中，陰風襲人；幸後面人至，其物退走，仍至樹林而滅。次日，錢手黑如墨。三四年後，黑始退盡。詢之土人，曰：「此初做僵屍，未成材料者也。」

簸箕龜

乾隆辛卯春，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，見風覆客船，漂沒貨物甚多。江邊有素諳水性人，俗名「水鬼」，專以打撈貨物為生。是日，客舟有覆者，群水鬼皆至，言定價錢，一齊入水。及上岸，忽少一人，眾疑其在水藏匿金銀，復入水，遍尋不得。但見一龜：赤色，大過浴盆，形扁如簸箕，無頭無尾無足。水鬼被其咬住，拉之不開，乃以大鐵鉤拽龜上岸。通體有小穴數百，皆其口也，人血已經吸盡，而口猶緊咬不放。刺以利刃，龜若不知。不得已，並人與龜烈火焚之，臭聞數里。或曰：「此即鍋蓋魚之極大者，嚴州江中尤多。」

命該薄棺

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，六無子，自備一棺，嫌材料太薄，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能辦棺者，借與用之，還時但索加厚一寸，以為利息。如是數年，居然棺厚九寸矣，藏主人廂房內。一夕，鄰家火起，合室倉皇。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，手執紅旗，逆風而揮，揮到處火頭便轉。張氏正宅無恙，惟廂房燒燬。老僕急入扛取棺，業已焚及，忙投水塘中。俟撲滅餘火後拖起刨之，依然可用，但尺寸之薄，亦依然如前矣。

向狐仙學道

雲南監生俞壽寧，習仙家符籙之學，仗一古劍替人驅妖，頗有靈應。一日，其友張某下田收租，遇大風雨，過其門，將借宿焉。俞不可，張忿然而行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，仍往其門，穴牆窺焉。見俞張設酒肴有兩席，賓客歡呼，男女雜沓。張愈怒，斧碎其門，排闥入，則酒席具存而群賓不見。俞驚出，躅足曰：「君誤我！君誤我！我好學仙，難得真師傳道，不得已，廣請狐仙指示。半年以來，所遇男女狐仙甚多，有相約為兄弟者，為夫婦者，為兄妹者，不一而足。今日眾仙會議，將授長生要訣，故隆其禮文，備饌相延。尚未談及玄關要旨，而被汝撞破，泄露天機，致諸仙散去，豈非天哉！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破日，必被凡人衝破，須改日作會；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，故權擇今日。果然不利，亦數也。我明日行矣，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群仙，不使人知。」此後俞雲遊於外，不知所往。

五通神因人而施

江寧陳瑤芬之子某，素不良。游普濟寺，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，怒其無禮，呼僧責之，命移五通於關帝之下。遊人觀者俱以為是，陳傲然自得。夕歸，見五通神當門而立，遂仆地，狂叫曰：「我五通大王也，享人間血食久矣，偶然運氣不好，撞著江蘇巡撫老湯，兩江總督小尹，將我誅逐。他兩個都是貴人，又是正人，我無可奈何，只得甘受。汝乃市井小人，敢作威福！我不能饒汝矣。」其家環拜，具三牲紙課，延僧禱祀，竟不能救而死。

張奇神

湖南張奇神者，能以術攝人魂，崇奉甚眾。江陵書生吳某獨不信，於眾辱之，知其夜必為祟，持《易經》坐燈下。聞瓦上颯颯作聲，有金甲神排門入，持槍來刺。生以《易經》擲之，金甲神倒地。視之，一紙人耳，拾置書卷內夾之。有頃，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，亦以《易經》擲之，倒如初，又夾於書卷內。

夜半，其婦號泣叩門曰：「妾夫張某昨日遭兩子作祟，不料俱為先生所擒，未知有何神術，乞放歸性命。」吳曰：「來者三紙人，並非汝子。」婦曰：「妾夫及兩兒皆附紙人來，此刻現有三屍在家，過雞鳴則不能復生矣。」哀告再三。吳曰：「汝害人不

少，當有此報。今吾憐汝，還汝一子可也。」婦持一紙人泣而去。明日訪之，奇神及長子皆死，惟少子存。

青陽江丫

青陽人江丫，處鄉館，教村童五人，長者不過二二三歲，幼者八九歲。一日，字課甫畢，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；已亦觸牆流血，昏暈倒地。各家父母聞之，奔赴喊哭，叩其故。據江云：「午間安坐，突見窗外奇鬼六七輩，紺髮藍面，著五色衣，前來搏噬諸生。我惶急，驅之不去，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蹤，自幸諸生得免於難。亡何諦觀，始知所打死者非鬼，即弟子五人。橫屍在地，痛摧心肝，因自尋死，故觸牆腦裂。」官驗取供，以鬼語難成信讞，質之各家父母。皆云：與江丫平日絕無仇隙，渠作先生，愛惜諸童頗好，亦無瘋症，此舉不知何故，想係前生冤孽。江腦破垂斃，現在收禁，俟醫治痊時再行審抵云云。此乾隆二〇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也，余親見之。半月後，報江丫死於獄。

梁武帝第四子

杭州汪慎儀家，園亭極佳，園在小粉牆北街，主人將有掘池之舉，夜夢美少年：玉冠珠履，儀貌詳華；自領以下，悉翠絲環襯，袍衫上繡萬枝梅花。自稱：「我梁武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也，都督江州病薨，葬此千餘年。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，幸勿傷我窀穸。」言畢而逝。主人次日命鍬鋪試之，未丈許，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塊，遂止掘。今磚藏嚴侍讀冬友家。

呂城無關廟

呂城五里內無關廟。相傳城為呂蒙所築，至今蒙為土地。一造關廟，每夜必有兵戈角鬥聲，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。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，夜間雷雨作鬧，屋瓦皆飛及旦。不解其故。里人來觀：則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畫帝君像也。乃逐之，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。

姚劍仙

邊桂岩為山旰通判，構屋洪澤堤畔，集賓客觴詠其中。一夕，觥籌正開，有客闖入，冠履垢敝，辮髮髭髯然，披拂於耳，叉手揖坐諸客上，飲啖無作。諸客問名姓，曰：「姓姚，號穆雲，浙之蕭山人。」問何能，笑曰：「能戲劍。」口吐鉛子一丸，滾掌中成劍，長寸許，火光自劍端出，熠熠如蛇吐舌。諸客悚息，莫敢聲。主人慮驚客，再三請收。客謂主人曰：「劍不出則已，既出，則殺氣甚盛，必斬一生物而後能斂。」通判曰：「除人外皆可。」姚顧階下桃樹，手指之。白光飛樹下，環繞一匝，樹仆地無聲。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，與桃樹下白光相擊，雙虬攫拿，直上青天，滿堂燈燭盡滅。姚且弄丸且視諸客，客愈驚懼，有長跪者。姚微笑起曰：「畢矣。」以手招兩光奔掌內，仍作雙丸吞口中，了無他物，引滿大嚼。群客請受業為弟子，姚曰：「太平之世，用此何為？吾有劍術，無點金術，故來。」通判贈以百金。居三日去。

黑煞神

桐城農民汪廷佐，耕雙岡圩。發一古墓。得古鼎、銅鏡等物。攜歸家，置鏡几上，徹夜通明，以為寶也，與其妻加愛護焉。亡何，汪入街市，路見猙獰黑面者，長丈餘，拳毆之曰：「我黑煞神也，汝盜陸小姐墓，當死。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。陸作官有善政，小姐夭亡，上帝憐之，囑我營護其墳，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。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，而盜其所有耶！」言畢，仆地昏迷，路人舁之至家，疽發於背。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。舉家哀求，欲延高僧為設齋醮。小姐曰：「不必，汝村農無知。既自知罪，但速將鼎、鏡等物送歸原所，別買棺安葬我骨，可以恕汝。但我已為冥司痘神，應享香火，此段公案，須立一碑，曉示村民，永照靈應。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，人品端方，人所敬信，須往求其作記，方免汝死。」汪叩頭曰：「前發墓時，但見鼎鏡等物，實不見有骸骨。此時雖買新棺，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？」小姐曰：「我年少女子，骨脆，歲又久遠，故已化矣。然我骨所化之土，堅潔不污，有金色光。汝往坑中取土，映日視之，便有識別，可以改葬。」汪如其言，試之果然，即為禮葬。往告姚貢生，姚亦夜有所夢，乃作記立碑，而汪疽愈。

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桂所言。章，桐城人也。

吳子雲

康熙初，桐城秀才吳子雲春夜玩月，聞空中有人聲曰：「今年鄉試，吳子雲當中四九名。」誦其文瑯瑯然，題是「君子之於天下也」一章。吳雖不甚記憶，而覺其文甚佳，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。未幾入場，果此題，大喜，因書宿構，放榜果中，如其數。旋登進士，官翰林，督學湖南，滿載而歸。

宿旅店中，夜取溺器，忽有人以手奉之，指纖纖然。吳驚問，曰：「我狐仙也，與公有前緣，故來相伺。」起燭之，嫣然美女，遂偕伉儷。囑曰：「妾有雷劫，曾匿君車中以免，故來報君。今君亦有大禍，不可不防。」吳問故，曰：「前途君必宿呂姓店，呂有愛女年九歲，君召而愛之抱之，繼為乾女，重賜珍寶，則免矣。」吳至呂家，果有此女，遂如其言。至三更時，店主拉吳手笑曰：「我響馬盜魁也，君出署時，輻重頗富，諸僕僮兒相涎已久。今知君真長者，我不忍害君。」取壁上鈴鞭，撞壁者三，諸盜齊入，曰：「吳學院，我乾親家也，諸君不得無禮，急為我護送到家。」吳竟得免。

後吳無子，族人爭以子來求繼。吳私問狐：「應繼何人？」曰：「牧牛兒好。」次日，果有牧童過，亦本家也，吳拉入嗣為己子，族人皆笑之。吳亡後，兒頗恂謹，能守其業，家日以富，至今人呼為「吳牛」。嘗索對聯於方處士貞觀，方戲書云：「對窗常玩月，獨坐自彈琴。」吳甚喜，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。

秃尾龍

山東文登縣畢氏婦，三月間漚衣池上，見樹上有李，大如雞卵，心異之，以為暮春時不應有李，採而食焉，甘美異常。自此腹中拳然，遂有孕。四月，產一小龍，長二尺許，墜地即飛去；到清晨，必來飲其母之乳。父惡而持刀逐之，斷其尾，小龍從此不來。

後數年，其母死，殯於村中。一夕，雷電風雨，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。次日視之，棺已葬矣，隆然成一大墳。又數年，其父死，鄰人為合葬焉。其夕雷電又作。次日，見其父棺從穴中掀出，若不容其合葬者。嗣後村人呼為「秃尾龍母墳」，祈晴禱雨無不應。

此事陶梅軒方伯為余言之，且云：「偶閱《群芳譜》云：『天罰乖龍，必割其耳，耳墜於地，輒化為李。』畢婦所食之李，乃龍耳也，故感氣化而生小龍。」

石灰窯雷

湘潭縣西二里，地名石灰窯。某翁家頗小康，無子，有二女，贅婿相依。翁販穀粵西，買妾歸，腹有孕矣。其次女夫婦私議：「若得男，吾輩豈能分翁家財？」乃陽與妾厚，而陰設計害之。及分娩，得男，落地死。翁大恨，以為命不宜子，不知乃其次女賄穩婆扼吭絕之也。翁痛不已，解衣裹死兒瘞之後圍。次女與穩婆心猶未安，往啟視之。忽霹靂一聲，女斃，而死兒蘇矣；穩婆亦焦爛，猶未死。眾問得其故。翌日，穩婆亦亡，若天故遲死之，取有供狀以戒世者。某乃葬女逐婿，分給錢粟使歸。舟抵中流，怪風起，婿亦溺死，前後乃數日。

徐巨源

南昌徐巨源，字世溥，崇禎進士，以善書名。某戚鄒某，延之入館。途遇怪風，攝入雲中，見袍笏官吏迎曰：「冥府造宮殿，請君題榜書聯。」徐隨至一所，如王者居，其匾對皆有成句，但未書耳。匾云：「一切惟心造。」對云：「作事未經成死案，入門猶可望生還。」徐書畢，冥王籌所以謝者，世溥請為母延壽一紀，王許之。徐見判官執簿，因求查己算。判官曰：「此正命簿也。汝非正命死者，不在此簿。」乃別檢一「火」字簿，上書云：「某月某日，徐巨源被燒死。」徐大懼，白冥王祈改。冥王曰：「此天定也，姑徇子請，但須記明時日，毋近火可耳。」徐辭謝而還，急至鄒家。主人驚曰：「先生期年何往？輿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

於官，久以疑案繫縣獄矣！」世溥具言其故，並為白於官，事得釋。

時同郡熊文紀號雪堂，以少宰家居，招徐飲酒，未闌，熊忽辭入曰：「某以瘡發，故不獲陪侍。」徐戲曰：「古有太宰齏，今又有少宰瘡耶！」熊不懌。徐臨去書唐人絕句「千山鳥飛絕」一首於壁，將四句逆書之，乃「雪翁滅絕」四字也，熊懷恨於心。徐憶冥府言，懼火，故不近木器，作石室於西山，裹糧避災。時劫盜橫行，熊遭人流言：「徐進士窟重金於西山」。群盜往劫，竟不得金，乃烙鐵遍燒其體而死。

九天玄女

周少司空青原，未遇時，夢人召至一處：長松夾道，朱門逕丈，金字榜云：「九天玄女之府」。周入拜見。玄女霞帔珠冠，南面坐，以手平扶之，曰：「無他相屬，因小女有小影，求先生題詩。」命侍者出一卷子，漢、魏名人筆墨俱在焉。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，自曹子建以下，稍近鍾、王風格。周素敏捷，揮筆疾書，得五律四章。玄女喜，命女出拜，年甫及笄，神光照耀，周不敢仰視。女曰：「周先生富貴中人，何以身帶暗疾？我無以報，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。」解裙帶，授藥一九，命吞之。周幼時誤食鐵針著腸胃間，時作隱痛，自此霍然。醒後詩不能記，惟記一聯云：「冰雪消無質，星辰繫滿頭。」

項王顯靈

無錫張宏九者，販布蕪湖，路過烏江，天起暴風，舟衝石上破矣，水灌舟中，舟人泣呼項王求救。忽有銀光如一匹布，斜塞船底，水竟停湧，而人得登岸。次早視之，船底已穿，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，故水竟不得入。舟人舉船搖櫓，則洋洋然去矣。自此，項王香火倍盛於往時。此乾隆四〇年事。

醫肺癰用白朮

蔣秀君精醫理，宿粵東古廟中。廟多停樞，蔣膽壯，即在樞前看書。夜，燈忽綠，樞之前和，橐然落地，一紅袍者出立蔣前，曰：「君是名醫，敢問肺癰可治乎？不可治乎？」曰：「可治。」「治用何藥？」曰：「白朮。」紅袍人大哭曰：「然則我當初誤死也。」伸手胸前，探出一肺，如斗大，膿血淋漓。蔣大驚，持手扇擊之。家僮齊來，鬼不見，而樞亦如故。

朱〇二

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，相傳有縊死鬼。屠戶朱〇二者恃其勇，取殺豬刀登樓，秉燭臥。三鼓後，燭光青色，果一老嫗披髮持繩而至。朱斲以刀，嫗套以繩。刀斲繩，繩斷復續；繩繞刀，刀亦如煙。格鬥良久，老嫗力漸衰，罵曰：「朱〇二，我非怕你，你福分內尚有〇五千銅錢未得，故我且饒你。待你得後，試我金老娘手段！」言畢拖繩走。朱下樓告知眾人，視其刀，有紫血且臭。年餘，朱賣屋得價錢〇五千，是夕果卒。

鬼攀日線才能托生

乩仙妻子春，自首宋末進士文丞相友也，修煉形之術，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。主人司人間生死事，降王爵一等。子春言人間禍福事，甚驗。有問輪回之說者，子春云：「輪回非一言可盡，凡死法有數種，生法亦有數種。德大者，成神佛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，仍歸原位；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，隨投人身；其餘散盡者，生即死，死更死矣！然微魂小魄，如風爐炊煙，一時未能消化，往往團為一氣，在氤氳鼓蕩之中。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，寒冷異常，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，流照陰山，群鬼蠕蠕然，僵而復動，攀日線而行，得至中國，復投人身。投做一人之身，常合群鬼而來，非止一人之魂也。其墮落於線外者，仍歸陰山，再待來歲冬至矣。」

或問：「有初世為人者乎？」曰：「此類甚多，譬如草木，其無舊根而生者，即是初世為草之草；猶之非投胎而來者，即是初世為人之人。」問：「鬼有化物者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大凡娼優化蟲蝶，惡人化蛇虎。」問：「雷擊之鬼何化？」曰：「化蚯蚓。」《譚子化書》言：「凡被雷擊死者，搗蚯蚓汁覆其臍可活。」斯言蓋有所本。

死夫賣活妻

杭州陶氏，家道小康。老主人紹元，曾為某州刺史，死已久矣。有僕人李福，夫妻同役其家，福病死逾年。忽一日，福妻陳氏中風發狂，召集其家大呼：「我老太爺也。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為妾，汝等如何不放他來？」家人大駭，延醫視之。陳氏手批頰，醫不敢近。亡何竟死。陳氏恰一粗婢耳，毫無姿色。

惡鬼嚇詐不遂

仁和秀才陳鄴渠，性頗嚴正，生一女，幼而好道，日持齋誦經。聞人為議婚，便涕泣不食，鄴渠厭苦之，父女不相見。年三〇餘，忽病重嚙語，口稱：「我江西布客張四。汝前世為船戶，我僱當船往四川，汝謀財殺我，並抉我目，剝我皮，沉我江中，故我來索命。」陳心念謀財之盜，容或有之；剝皮之事，盜未必為。問：「是何年事？」曰：「雍正〇一年。」陳大笑曰：「雍正〇一年，我女已三歲矣，焉有尚為船戶之事？」女忽自批其頰曰：「陳先生好利害！是我錯尋你女兒了。與我錢三千，我即去。」陳怒曰：「惡鬼妄詐人，我方取桃枝打汝，焉得與汝錢？」女又自批其頰曰：「陳先生好利害！汝既說我是惡鬼，我將肆惡鬼手段，索汝女命去，毋悔。」陳曰：「此女不孝，我甚厭之；汝同她去，我甚喜。但汝並非冤家，敢如此嚇詐，想吾女陽數已絕矣。汝能立索其命，方信汝手段；若三日後死，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，非汝手段也。」言畢，女蹙然起，不復作鬼語。後兩月餘，女才死。

道士作祟自斃

杭州趙清堯好弈，聞落子聲，必與對枰。偶游二聖庵，見道人貌陋，與客方弈，而棋甚劣，自稱「煉師」。趙意薄之，不與交言，隨即辭出。

是夕，上牀就寢，有鬼火二團繞其帳上，趙不為動。俄有青面鋸齒鬼持刀揭帳，趙厲聲呵之，旋即消滅。次夕，滿牀作啾啾聲，如童子學語，初不甚分明，細聽之，乃云：「我棋劣自稱煉師，與汝何干，而敢輕我？」趙方知道是道士為祟，愈加不恐。旋又聞低聲云：「汝大膽，刀劍不畏，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。」遂咒云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當門頂心下一針。」趙聞之，覺滿身肉趨趨然如欲顛者，乃強制其心，總不一動，兼以手自塞其耳，然臨臥則咒聲出於枕中。

趙堅忍月餘，忽見道士涕泣跪於牀前曰：「我以一念之嗔，來行法怖汝，要汝央求，好取些財帛。不料汝總不動心，我悔之無及。我法不行於人者，反映其身，故我昨日已死；魂無所歸，願來服役，作君家樟柳神，以贖前愆。」趙卒不答。明日，遣人往二聖庵觀之，道士果自斃。嗣後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知之。或云：道士為服役也。